

## Sunrise

By Xanthe

Translated to Chinese by Zodiac

Abby的实验室充满气球，还那么一群人，让看起来过去几年来了不少。  
Gibbs靠在较远的地方，咬着指甲，带着微弱的怒意看着他们。

"嘿"，Abby推他的肩膀，拥抱他。——有点太紧了——她高声道，压着他。"你完蛋了"，她责备他。"每个人都以为你没参加过聚会！"

Gibbs揉了揉眉毛。"我没参加过聚会。" Abs. "从不。"

"真的没参加过？"，她想着。"那08年的生日呢？"

"没"，他摇头。

"你去 Tony 在 MTAC 的生日派对 (It's a Wonderful Life) 聚会？"

"没"，他再次摇头。

"嗯，既然如此，Ziva 的聚会呢？"，她询问道，"我们去那家吧，Jimmy 喝醉在了 Tony 的生日。"

"哦，那就是为什么那段时间 Jimmy 一直在 Tony 桌上努力撑开了。我曾看了很久。"，Gibbs 若有所思地道歉，"我以为他对他有反感。"

"笨蛋"，Abby开玩笑地锤了一拳。"最终Tony还是原谅了他。"她附赠了一个眼色。

"不过代售整好工厂(Hershey factory,Hershey为巧克力非巧克力制造商)。

"这个么你也知道Tony在乎他"，Abby笑道。"嗨，Tony——Jimmy吐在鞋后你有没有试过清理它，或者你需要...?"，她皱着眉头低声嘟囔来然后看着四周。

"他在这，Abby。"，Gibbs温和地对她说。

"他在?"，她不安地扫视着整间办公室。这没花多长时间，她邀请了和她有亲工作关系的那些人，所以这个聚会并不冷。

Gibbs对此觉得微妙。他在这工作从没能交到任何鬼的留和会部的Margret还有人资源部的Simon进行个小谈话的意。"为什么Tony不在这，Gibbs?"，Abby无助地问道。

"也许他正在楼把他的东西搬到我桌上。"，Gibbs回答道，"我猜现在他是BOSS了。"这点已经被证实，但过去几周里Tony在Leon的办公室多呆了几小时，因此Gibbs觉得这个既成事实。Abby盯着看了一会儿，投入地拥抱了他。

"为什么你要离开，Gibbs?"，她问道，把头埋在他的肩膀上。

"是时候了，Abby。"，他回答道，双臂环住她，紧抱着她。她在他的衬衫擦了擦鼻子，又悄悄擦擦了擦眼睛。他对着她在衬衫上留下的睫毛膏的污渍笑了笑。

"为什么事情总要改变!"，她对他痛哭着退缩着。

"你可以告诉我"，他把脸放在她平坦的腹部，又她挑起眉毛，"你会有太长的时间来想念我Abs。几个月后会有个全新的工作。"

"我知道。但...",她叹了口气。"你要保证少会回来参加洗礼。"

"你要保证少让孩子睡在正襟的儿床里，而不是某个像材的东西。",他反驳道。

她对他咧嘴笑。"如果你来的话，我保证，老大！"

"成交了。",他环视着房间，做出了个厌恶的表情。"那么，我到底什么时候能走？"

"Gibbs！这是你保证！",她责备道。

"是啊——一个我记得自己明确地告诉你不想要的保证！",他反驳道。

"你生气了吗？"

他大声笑起来。"绝不。",他亲吻了她的脸颊，"但我保证Abs——即使这是为我的。"

"我知道。我也知道你希望一个人呆着——但你不觉得孤独么？",她安静地问道，"我是说我知道你一直有个出海的梦想，不再有些责任，但是...你确定这是你想要的你真的想要这个？"

"我确定",他肯定地点头。

事实上，他也不知道这该怎么实现，但他知道是他离开NCIS的时候了。他已经挨过太多的枪子儿，也和高层有过太多的争论，也抓过太多的坏蛋。这一切日复一日的累积着，直到他对这一切感到疲劳。不——不止是疲劳——"筋疲力竭"更合适，那是骨髓的厌倦。

几年前Ducky就退休了，Gibbs每过几周就会和他共进晚餐，但这是不同的。

然后Ziva在父亲的要求下回到了以色列。Gibbs知道她并没对此感到激动，但她是个孝顺的女儿，她还是回去了。有时她会给他打电话，当她需要他的专建议时——或是他的帮助。他希望她过得快乐，但他一直都很难对Ziva说出来。

他仍能在附近看到McGee——他现在是声名赫赫的网络部主管。这就是如今荣耀的来源——不是出勤，弄脏双手，持续嫌疑。McGee训练了由一群McGee组成的特别工作组。Gibbs的组里甚至也有他的一个，一个年轻热心的孩子，他能在几秒钟内给他可能要一队探员几个月才能得到的信息。这是进步，不可否认的是一切都更快，更简单，也许比以前更好。他只是觉得自己像是前动物。

Gibbs和Tony一起训练了些菜鸟，但每当他们接手一个新入时，他都能在Tony眼看到同样的神情。他知道他的眼中也是这样。不管何时他看到这些热切的新成员，他知道他看到了Kate、Cassidy、Ziva、McGee、Langer、Lee还有些其他的踪影。

他们改正那些新来的不足之处，就像他们以前所做的。他们缓慢地鞭打着他们，让他们成型，教他们一切为了保住工作和生命所该知道的事。他有时会训斥他们，有时会粗暴地对待他们，让他们振作起来，擦掉他们身上的灰尘，给他们五分钟在他的肩膀哭，然后再把他们扔回出勤。最终他们都能继续前进。Gibbs觉得这次他得做相同的事。

尽管Tony的注意力看起来似乎不在这上面了，他能高效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但他最近的戏弄不怎么有分量。Gibbs注意到他称呼他的组员时只叫了他的姓——而不是名，而且再也没有说过“菜鸟”。他没带他们起喝过酒，或是探听他的个人生活，他也鬼鬼地没察觉他的一瞥。Gibbs好奇什么时候瑕疵里小丑变成了瑕疵的老师，但不管怎样它已经发生了，它在某个地方进行着。

"我的要走了。"，Gibbs在Abby耳边低语，"我明天要很早出发。"

"要寄明信片回来。"，她低声说道，猛地抓住他的胳膊，"保证。"

"我的"，他已经和Ducky、McGee还有Vance进行了私人的道别。Tobias Fornell在桌上发现了一瓶旁酒，还有粘在上面的几张纸条。只剩一个重要的，而Gibbs还不知道他该死地在哪。

"再见，Abs。"，他拉自己的衣服，在她的脸颊上留下坚定的吻，然后走向门口。

"Gibbs！"，当他走到门边时，她把他叫回来。"你没做演讲！"他难以置信地皱眉，而她咧嘴笑笑。"那么没有演讲了？"他知道她正努力把他留下来，哪怕再一秒——他理解。道别总是艰难的。

"没有演讲。嗨——Abs——看起来有人留了一些东西给你"，在朝电梯走过去前他说道。

她跟着他，脸上带着好奇的表情。从电梯打开的门看到她停在走廊，发现了一个讲究、制作精美的木制床。一条蓝色的缎带绑在上面，在前面打了一个大的蝴蝶结。

"不管你做什么，别叫那个可怜的孩子 Jethro"，他对着她道。

她转身对他，绿色的眼睛闪耀着。电梯的门开始关闭。

"再见，Gibbs。"，她小声说着。

"再见，Abby。"

——以下翻译为绣娘友情奉献——

当电梯到达两层楼之间的时候，他用手按下了紧急制动按钮，最后一次。电梯停了下来，他长吁了一口气，挺了挺胸，出了会儿神。和Abby告别已经很难了，但是他知道最艰难的是即将到来的最后一个告别。

他用脚按下了按钮，电梯又开始动了。几秒钟，他走电梯来到了办公室。出乎他意料之外，办公室一个人也没有，一点Tony的影子也没有。并没有像Gibbs以为那样开

始搬他的东西。他的米老鼠玩偶仍然在他原来的位子上。Gibbs拿起讲机，眼睛朝四周扫了一圈，空旷的这里开始回响起来。熟悉的声。

“快点 伙计们 上车.....”

“Tony, 我不想这么说，但是这的确很聪明。”

“我不知道你的外号原来是‘侏儒’！”

“我认识这妞，她吱吱叫，她老是发出那种小声的尖叫。”

“跟我来，精英。”

“干吗Tony不和她上床，这是一种可行的审肢巧。”

“我再说最后一次，《精英之下》是部小说。”

声音渐渐淡了，Gibbs把Tony的讲机放回他的桌上。

“好日子啊，Tony，好日子。”他柔声地说道。

Tony已经能够接手。妈的多年以前Tony就能接手了。Gibbs常觉得奇怪为什么上头一直没让Tony自己带队。直到Leon不小心漏出口来他早就想让Tony自己带队了，早在Jenny当家的时候就和Tony提过，但是都被Tony拒绝了。

Gibbs凝视着Tony空荡荡的位子，喃喃道：“我衷心感谢伯纳。”

他抓起一沓，写了个便条。他吃不准该说什么。怎么来概括这么多的并肩工作？怎么把所有这些用几句话写下来？即便他想表达一下他们起经历雨的感受，他又该说什么呢？

最后他放弃了，只是草写了几句他必须说的字。

“Tony，棒小子。再见。Jethro。”

也许Tony在这儿是件好事。Gibbs并不擅长应煽情的场面。Tony也一样。也许这样最好，他们两个人都不用一本正经的来个最后的握别，粗声粗气地说多保重什么的。

Gibbs转身离开了办公室，没有回头看，这儿已经结束了。

他回到家，抓紧时间睡了几个小时，天还没亮的时候就起来了。发现手机上面是Abby发来的短信，前言不搭后语，她发的时候一定在哭。另外还有几条。Ducy祝他“航行顺利”，McGee激励他“航愉快，头儿！”连Ziva也给他发了一条告别短信，让他哪天开着船到地面儿上转转。

没有一条信是来自Tony的。

Gibbs抓起的圆桶包，叫了一辆出租车来到小艇坞。天还黑着，太阳刚露了个头，在远方透出几道曙光。Gibbs把包扔在肩上，慢慢地沿着码头朝Kelly号泊着的地方走去。真漂亮，他的船，他亲手用爱精心造的船，将带他度过退休生涯。他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来给一天做准备。现在Kelly号已经完全准备好，随时可以出航。她在他面前的水中欢快地轻颠簸着，然而并不单有她。

她旁边的码头上坐着个男。

Gibbs的心跳了一拍。他径直走过那个等待着的男子，把包扔上Kelly号，随即跳上了船。他在船上移动着，调整船帆，拉起绳索，为她的第一次航行做好准备。那男子就坐在那里看着他。那人穿了一条牛裤和一件厚毛衣，脚边放着一个塞得鼓囊囊的包。Gibbs没有理他。

最后他干完了活，时间到了。现在太阳像一个小小的火球，悬挂在海平面上，阳光被遮住了，变成了黑暗。Gibbs瞥了一眼手表，又瞥了一眼坐在码头上的男子。那人凝视着他，一言不发，绿色的眼睛里有一个问号。Gibbs奇怪的想，自己怎么没有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然而他又想，其实他曾经希望过。

“DiNozzo，你有没有别的地方好去吗？”他问道，“比如说领导你的小组？”

Ton摇摇头。“不是我的小组。”

“Vance没提吗？”

“提了好几次我拒绝了。”Tony耸了耸肩。“自从老死了，要子不好地留给我的百万家产，我就不需要挣钱了。只有一个原因让我留在NCIS。”

“是吗？”Gibbs撩起一道眉毛。“那是啥？”

Tony的眼睛翻了翻白眼：“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调查员，你肯定不应该问些愚蠢的问题。”

Gibbs一只手若有所思地摸了摸自己固执的下巴，陷入了沉思。当然他还是不知道，只是他们两个谁也没有谈论过这个。

最后他开口问道：“你会驾船吗？”

“不会，可我学起来很快。”

“这可是个累活儿，我船上也没有多余的舱位，我也不带吃饭的家伙。”

“你从来没见过。”Tony哼了一声，“我也从来不是吃白饭的。”

Gibbs皱起眉头，嘟囔了一下。“会花很长时间。”

Tony耸了耸肩。“反正我余生也没有其他的计划。”

他们安静了下来。Gibbs瞪着Tony，Tony也瞪着他。

然后Gibbs叹了口气，几乎不被人察觉地朝船摆了一下。

“欢迎上船，如果你的话。”

Tony的脸上绽开一朵大的笑容，应道：“得嘞，船长！”朝着Gibbs的方向，他当即敬了个礼。他站起身，拎起包扔到船上，然后自己紧跟着跳上了船，有点笨手笨脚的样子，可又非常优雅。

Gibbs把船驶离了码头，驾着舰艇，引导Kelly号向广阔的水面开去。

Tony走了几步，下到船仓里，放下他的包。一会儿他又回到甲板上。

“下面只有一张床。”他说

Gibbs回过头，瞥了他一眼，“有问题？”

Tony的脸上又绽出一朵大的笑容，“当然没有！”

Gibbs继续驾着舰艇，过了一回儿，他感到一条手臂伸过来，围住他的腰。他顿了一下，想说什么，可是没有说。接下来他知道的事情就是一个吻印上了他的唇。多少的他，并

不惊讶 这种感觉这么好 他一只驾着舵，另一只手揽住了 Tony 的臀。Tony 不再吻他 往后退了一下。

“棒小子，”他抱怨道。“过了这么多年你 就给我这个？”

Tony 耸了耸肩，“你还要什么？”

“你”

“好吧，现在你得到我。”

“是我 得到了 终于。”

Gibbs 直直地 凝视着前方，这是一个崭新的黎明他的 嘴角露出一丝微笑。风呼呼地吹着 Tony 的头发一根根竖了起来他们 互相靠在一起 Tony 的臂 依然紧紧地 箍在 Gibbs 的腰上 好像天生就 属于 那里，温暖、有力 使他们偎着 向太阳升起的地方驶去。

The End